

河南味儿里的温情

——观看2025年河南春晚有感

□ 黛 焯

当岁末的寒风夹杂着新春的期许,2025年河南春晚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悄然吹进了千家万户。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炫目的特效,但那分地道的河南味儿,如同家乡的老汤,越品越有味,让人心旌摇曳,甚至泪湿眼眶。在这场晚会中,“乖”“中”“弄啥嘞”“可得劲”“扪”……这些河南人常挂嘴边的词汇,成了一幕幕温情故事的串联线,让人深切感受到了河南文化的魅力与温度。

开场“乖”意浓,家的味道扑面而来。

晚会在一曲《回家过年》的歌声中温馨开启。舞台上,一群身着红袄绿裤的孩子们,手持灯笼,蹦蹦跳跳地唱着:“乖,回家过年嘞!”那一刻,无论是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是守在家中的亲人,心中都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暖流。屏幕前的我,也仿佛听到奶奶那句熟悉的“乖孙儿,回来就好”,眼眶不禁湿润。这简单的一个“乖”字,承载了河南人对家的无限眷恋,也拉开了这场充满河南味儿的春晚序幕。

小品“中”味足,笑中带泪话家常。

如果说开场是情感的铺垫,那么小品《中不中》则是晚会的第一个高潮。节目以河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老两口为儿子筹备婚礼的趣事。剧中,老父亲一句“这事儿,中”,不仅是对儿子婚事的认可,更是对河南人豪爽性格的生动展现。而当儿子因工作原因无法回家,老两口通过视频连线与儿子“云团圆”时,那句“弄啥嘞,孩儿?啥时候回来啊”,瞬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不仅仅是剧中人物的对话,更是无数河南家庭的真实写照,让人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无奈。

歌舞“可得劲”,传统与现代交织。

晚会中的歌舞节目同样让人印象

深刻,尤其是《可得劲儿的河南》一曲。舞台上,现代舞者身着传统服饰,伴随着激昂的鼓点,跳起了融合街舞与豫剧元素的舞蹈。那既传统又现代的舞姿,仿佛在说:“看,这就是咱们的河南,传统与现代并存,可得劲嘞!”这一刻,河南文化的活力与创新精神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鼓掌欢呼。

互动“扪”意浓,观众参与乐翻天。

晚会的另一个亮点,是互动环节《扪不扪》。通过直播平台,观众可以实时参与投票,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或演员,甚至有机会与演员进行视频连线。当主持人问:“大家觉得今晚哪个节目最扪?”屏幕前的我毫不犹豫地投给了那个讲述河南故事的小品。那一刻,我仿佛与千万河南人民紧密相连,共同分享着这份属于家乡的喜悦与自豪。

晚会的高潮,莫过于对平凡英雄的致敬环节。一段名为《河南之光》的短片,讲述了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洪水中的救援人员以及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河南人的故事。当镜头转向那些平凡而伟大的面孔,当他们的声音响起“弄啥嘞?咱就是干嘞”,那一刻,我深深地被河南人



不一样的《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收听《论语》精彩解读
扫描二维码

【原文】

君召使摈(1),色勃如(2)也,足躩(3)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4)如也。趋进,翼如(5)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译文】

国君召孔子来接待宾客,他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加快。他向与他一同站立的人作揖,向左右两边的人拱手,衣服随身体前后摆动,却很整齐。他小步快走,就像鸟儿展开的双翅。待宾客走后,他必定向国君回报说:“宾客已经不回头张望了。”

【解析】

本章讲述夫子在朝堂接待宾客的场景。

(1)摈,音bìn,这里作动词,指接待外来宾客。《周礼·小行人》中说:“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可见,摈是规格较高的接待,而摈者就是从事接待任务的官员。

(2)勃如,面色庄重的样子。

(3)躩,音jué,形容脚步飞快。

(4)襜,音chān,整齐之貌。

(5)翼如,像鸟儿展翅一样。

诸侯间往来朝聘,能成为摈者的多为身份尊贵的上卿,而夫子在鲁只是大夫,所以国君特命他主持聘礼。根据《仪礼·聘礼》的记载,聘有大聘和小聘之分,是周代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在没有祭祀、会盟时互相派遣使者往来聘问,从而联络感情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外交仪式,其中包括执玉、郊劳、辞玉、受玉、私觐、问卿、还玉等一系列仪节。

那么,鲁君为什么要特命夫子来接待宾客呢?这里大概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宾客或自齐、晋、楚等大国,鲁君不想在大国面前失了礼数。第二,宾客有可能是像吴国的公子季札那样精通礼乐者,鲁君不得不在国内找到能够妥善应对之人。第三,从之前鲁国上卿孟僖子出国访问,因不懂礼仪而被外邦嘲笑的历史来看,鲁国已在丧失“宗邦望国”的美誉,其礼乐文化之盛也逐渐凋零。所以,在前500年,鲁定公决定参加与齐国的夹谷会盟时,担任随行相礼的并不是三桓中任何一位,而是夫子其人。这样看来,深谙礼乐文化、驾轻就熟的夫子被不时召来出任摈者,已然成为家常。而在宾客心满意足、没有任何牵挂和遗憾离开之后,夫子回去直接向国君复命,也表明他不是个普通的参与者,而是这场礼仪外交的最高主管。

(第230期)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蛇

□ 樊树林

甲辰过后是乙巳,巳对应的生肖是蛇。因此,2025年为蛇年。蛇作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生物,不仅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在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隐喻。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千百年来,很多蛇的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小雅中的《斯干》中写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梦见狗熊棕熊、小蛇大蛇,是吉祥的梦。梦见狗熊棕熊,是生男孩的祥兆;梦见小蛇大蛇,是生女孩的祥兆。

在中国志怪古籍的《山海经》里,讲述了许多具有浓厚神秘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想象。而蛇是《山海经》里出现最多的动物,名曰相柳、肥遗、腾蛇、鸣蛇、九婴等。有的凶猛异常,能掀起滔天巨浪;有的一头两身,能引起大旱灾;有的吞云吐雾,每天想着蜕皮飞升……这些形态各异的蛇,使《山海经》千百年来为世人所着迷,成为书中最具特色的一大亮点,同时也为后世人们考察上古时期的动物环境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晋干宝写过一部很著名的《搜神记》,书中就有《李寄杀蛇》的故事。故事说东越闽中地区有一座庸岭,岭西北山洞里有一条大蛇,经常出来残害百姓。当地的风俗是每年都要选出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女,作为祭品献给大蛇。这一年,将乐县李诞家的小女儿李寄应募前往。李寄带着宝剑和猎狗,独自一人来到山洞,用计策引出大蛇,并与之搏斗,最终成功将其杀死。李寄的勇敢行为得到了人们赞赏,她也因此被东越国王聘为王后,她的家人也受到了封赏……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捕蛇者说》,开头就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当然,柳宗元写蛇不是为蛇立传,而是反映当时“苛政猛于虎”的税收,其结尾处说“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千古之下读之,犹让人警醒。

说到蛇,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白蛇传》,耳旁会想起“洞中千年修此身,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歌词。而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名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戏曲《白蛇传》的蓝本,不过其旨趣大相径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法海是正义的一方,到《白蛇传》里则摇身一变,成了干涉婚姻自由的大反派。至于白娘子(白蛇),也从一

个性格模糊的女妖,化为争取爱情的斗士。尤其是随着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播出后,赵雅芝剧中展现出的白娘子不仅美丽动人,而且温柔贤惠,具有深厚的仙气和母性光辉。她的形象成为无数人心中白娘子的模板,影响了几代观众。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多次写到了蛇。其中有《蒙蛇》《蝮蛇》《蛇人》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蛇人》。小说详细描绘了一位耍蛇艺人与其灵蛇二青之间的情感纠葛与道德启示。二青,作为耍蛇人的伙伴,被赋予了生命,与耍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当耍蛇人将其放归山林时,二青在自然环境中成长,却一度成为路人旅途中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耍蛇人以深刻的言辞劝诫它,二青从此不再伤害无辜的行人……蒲松龄通过《蛇人》这个故事,提醒人们应当反思自己的行为,学习动物的智慧,做一个有良知、有道德底线的人。

在古典文学中,蛇的形象往往与智慧、诱惑和邪恶紧密相连,具有多元化的象征意义。其实蛇作为动物本身没有道德和品性,是千百年来的人文雅士赋予了其不同的个性。喜爱也好,厌恶也罢,蛇就活生生存在于我们古典文学的文本之中。在蛇年,翻阅一下关于古典文学中蛇的故事,也算一种雅致吧。